

從莫拉克風災經驗 看當前台灣原住民族遭遇的環境議題

モーラコット台風災害の経験から見る台湾原住民族が直面した環境の話題
From the Morakot Disaster to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Face

佛尤·博伊哲努 / 浦忠義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主任秘書 / 前任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產業重建處處長)

流傳 各地民族的洪水神話傳說及遷移歷史，背後往往也是災難故事的寫照。位於屏東縣的大社族人在17世紀因原居地山崩搬遷，然而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族人又再次遷移到永久屋基地「禮納里部落」，與他族共同居住。德文部落原是霧台地區神山部落遷來的魯凱族人為尋找耕地，而租用的大社頭目領地，久而久之，大部分族人已認同排灣文化，卻因風災遷至以魯凱族為主的永久屋基地「長治百合部落」。過去族人們因為水災、山崩或尋找可耕地到處遷移，50年後，這些族人的認同又有何新的轉變？

多災多難的原住民族 百年來的環境災難

(一) 邵族與日月潭 1934年，邵族人因建設日月潭水力發電廠，Tarinkuan等部落被水淹沒。其實，邵族從清治時期即遭漢人壓縮生活空間，新傳入的瘟疫也讓族人大量身亡，到了國府時期，邵族的傳統山林與居住土地全歸國有，邵族反而向國家承租土地，沒有所有



權也無保留地。

(二)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的悲劇 1980年，歐菲莉颱風的土石流造成35人死亡、6人失蹤。其中銅門村余國權親族便有18人被帶走，留下的人，隔年接受安排遷至博愛新村展開新生活，緊鄰監獄且空間狹小的住所，何忍？



（三）莫拉克風災 2009

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在中南部地區釀成嚴重災情，17個原住民族鄉受到波及，約有八成以上的重災區屬於原住民族的居住地。特別是小林村。1915年，日本政府強迫小林聚落的先祖遷至五里埔的河谷沖積扇，孰知他們的新聚落在2009年8月9日清晨被埋沒消失，帶走近500名村民的生命。

莫拉克風災與土石流橫掃過太麻里溪、知本溪、荖濃溪、楠梓仙溪、曾文溪、清水溪、阿里山溪、八掌溪、陳有蘭溪等流域的沿岸河階。事實上，高雄市小林村、屏東縣好茶村及台東縣嘉蘭村等主要受災部落，都在近百年內陸續遷村，尤其好茶部落在1976年才遷入，是遷村部落中最年輕的一個，卻都在風災中，消失在滾滾泥水中。

是天災還是人禍？

美國在Katrina颶風災難後出版*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Natural Disaster*（沒有自然災難這回事），說明天災經常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莫拉克風災以前，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社會倫理組織、傳統領域及生態環境觀念早已遭遇到很大的挑戰，當代族人的社會價值觀與大自然對話的能力，日趨薄弱。原住民族的土地資源也被過度開發與超限利用。有的族人逐步放棄、或忘記傳統的山林知識，轉用營利的思維，亦有人開始大肆開墾保留地，短短數年間便讓先人千百年生活的土地及生態被破壞殆盡。

聽過不少原住民族耆老提過「河水走過的地方它會想念」，雖然這句話不太符合科學邏輯，但卻在各地屢次得到驗證。高雄市小林村、屏東縣好茶村、台東縣太麻里溪流域及嘉蘭村等，都因為「把家園蓋在河水走過的地方」，成為莫拉克風災的重災區。



移動的部落

天災或人禍往往讓人遷移，莫拉克風災後帶來的土石流讓山林變色，共計42處、3,546間永久屋配合興建，這其中1,803間為原住民所用。習於山林農耕生活的族人，突然面臨全然不同的群聚環境，其內心的失落與鬱卒是巨大的。我們或許會問，政府在重建過程中，為何不多傾聽族人的聲音？對為政者而言，如果災難當下不加速重建，又怎麼面對居民排山倒海的訴求與心願？我們也要捫心自問，災難發生的當下，又會怎麼選擇？

與大自然和平共處之道

聽過不少原住民族耆老提過

「河水走過的地方它會想

念」，雖然這句話不太符合科學邏輯，但卻在各地屢次得到驗證。高雄市小林村、屏東縣好茶村、台東縣太麻里溪流域及嘉蘭村等，都因為「把家園蓋在河水走過的地方」，成為莫拉克風災的重災區。

當今，極端氣候所導致的災難常態化，導致洪、旱災高頻率出現，為台灣帶來劇烈的社會震盪。莫拉克風災也顯示台灣已成為「氣候難民」的高風險國家。這塊土地原來的主人原住民族，更深刻感受到身處脆弱環境的無力感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此刻，應該積極找回族人與土地的親密脈絡，善用族人傳統上與大自然相處的智慧，與這個美麗寶島和平共處。◆

